

中国边疆地区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高云柱

曲靖师范学院, 云南曲靖, 655011;

摘要: 边疆地区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重点区域与特殊场域, 外语教育在边疆乡村产业层级提升行动、文化振兴工程、人才培养体系、社会稳定架构之中具备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当前边疆乡村外语教育遭遇资源供给短缺状况、师资力量薄弱局面、课程内容脱离乡土实际、社会认知存在偏差现象、协同机制空白缺失等现实性难题, 难以充分释放赋能增效的实际效能。本文立足边疆乡村发展客观实际情况, 梳理清楚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价值内涵, 剖析研究实践过程的障碍, 从资源优化、师资建设、课程重构、实践拓展、文化融合五个维度构建具体实施路径方案, 并健全完善政策统筹规划、资源共享机制、人才培养体系、评价激励办法、长效保障机制五大运行机制, 推动外语教育事业与边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交叉融合, 激活乡村内部生长动力, 促进边疆区域高质量发展进程与长治久安局面。

关键词: 边疆地区; 外语教育; 乡村振兴; 赋能路径; 长效机制

DOI: 10.64216/3104-9702.25.08.047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战略规划部署, 边疆区域乡村因其地理空间区位、民族文化特质、跨境交流活动等特殊属性, 成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点内容与难点领域。外语教育活动不仅是语言技能传授的载体, 更是搭建边疆区域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纽带、对接区域开放发展需求、培育乡土人才队伍、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桥梁^[1]。在边疆乡村推动特色产业项目、跨境文旅产业、基层治理工作协同发展的过程, 实用类型外语能力与跨文化素养成为关键支撑力量。当前边疆乡村外语教育依然存在与乡土实际需求相脱节、服务振兴战略效能不充足等现实问题, 迫切需要立足客观实际寻找准确赋能切入点, 完善实施路径方案与保障机制体系, 让外语教育真正扎根边疆土壤、服务乡村发展、惠及基层群众, 为边疆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注入持久动力源泉。

1 边疆地区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

1.1 筑牢文化交流桥梁, 助力边疆开放发展

边疆区域大多与境外地区接壤相邻, 具备跨境贸易往来、人文交流互动的天然固有优势, 外语学科是打通内外联动机制的基础工具。优质外语教育体系能够提升乡村群众的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 助力特色农产品对外销售活动、跨境旅游服务工作、民间友好往来事宜, 推

动边疆乡村从封闭内向状态转向开放融合格局, 主动对接区域发展规划与对外合作需求, 拓宽乡村发展进步的外部空间^[2]。

因此, 边疆区域构建及完善优质外语培育体系, 不只是语言本领的培育进程, 更是给予乡村进步开放动能的关键举措。该体系需紧密契合当地现实需求, 以外语作为纽带, 把边民从潜在状态的“旁观者”转变成主动形态的“参与者”以及“连接者”。比如, 借助定制形式的“外语搭配农业”“外语搭配旅游”“外语搭配电商”等实用课程设置, 边民能够更具自信地同境外客商进行沟通交流, 更为精准地推广本地特色产品, 更为专业地提供跨境导览相关服务, 更为深入地参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与此同时, 优质外语教育需要与数字技术实施深度融合, 运用在线平台打破地理层面隔阂, 引入多元文化视角, 培育边民的国际视野以及跨文化理解能力。此情况不仅能够直接推动边境贸易与文旅产业发展, 增加边民收入所得, 更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一种开放包容型的乡村文化心态, 让边疆乡村从地理意义的“末梢”转变成为双向开放格局的“前沿”阵地。在外语教育赋能背景下的边疆乡村, 将会更为主动地融入“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倡议当中, 于国家整体对外格局里面找准自身定位, 把地缘优势切实转化成发展优势, 构建形成经济活跃、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和谐边疆局面, 为达成稳固兴边富民目标提供持久支撑力量^[3]。

1.2 培育乡土人才素养，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人才振兴工作，外语教育体系能够补齐边疆乡村人才队伍的语言能力与综合素养短板。通过面向在校学生群体、农户群体、从业工作者开展分层分类外语教育教学活动，培育造就兼具乡土情怀、专业技能水平与外语应用能力的本土人才队伍，让乡村群众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对外交流能力、创业就业能力，从“被动接受帮助”模式转向“主动自主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持久稳定的人才支撑保障。

再往深层角度来讲，边疆地区的外语教育体系架构，应当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工作、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多语互通有无、能力互补互助”的特色人才发展模式。这一状况不仅有益于本土人才在全球化浪潮和在地化场景之间寻找平衡状态，更能够把独特性质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变成为对外交流的优势资本。通过建设“乡村外语实践基地”、开展“边境友好村寨结对”等项目，可以为学习者群体提供真实存在、常态运行的跨语言交流场景，在实践过程中锤炼语言技能，深化对邻国社会文化的理解认知。这种“沉浸式”培育方式，能够孕育产生一批扎根乡土大地、通晓规则制度、善于沟通交流的“边境事务协调员”、“跨境合作带头人”和“乡村文化国际推广者”^[4]。

1.3 传承民族文化特色，推动文旅融合升级

边疆乡村涵纳丰沛民族文化、自然景致及非遗资源，外语乃乡土文化“走出去”关键载体。外语教育可培育文化传播暨文旅服务人才，将民族叙事、民俗风貌、特色景观转译为可对外传递之语言内容，提升文旅服务国际化程度，塑造边疆乡村文旅标识，以文化传播拉动产业收益增长，达成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

1.4 夯实基层治理基础，促进边疆和谐稳定

语言互通为民心互通前提，规范外语教育与通用语言教育协同推进，增强边疆群众沟通本领与法治涵养，减少跨境交流中信息偏差及误解。同时，外语教育融入国家意识、民族团结教育，有益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群众理性审视对外交往，维护边疆乡村社会安定与长治久安。

2 边疆地区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2.1 教育资源供给失衡，基础条件薄弱

边疆乡村多地处偏远、地域广袤，学校布局零散，外语教学硬件设施匮乏，多媒体装置、教学资源、阅读材料等供给受限。优质数字资源难及偏远村落，城乡、校际资源差距显著，部分乡村学校缺乏基本外语教学条件，难以开展规范化、实用性外语教学，无从满足乡村发展实际诉求。

2.2 师资队伍结构单一，专业能力不足

边疆乡村外语教师数量匮乏，专职教师占比低下，多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亟待提升。教师外出培训机缘稀少，教学理念守旧，缺乏跨境交流、产业外语、文旅外语等实用教学经验，难以设计贴合乡村实际教学内容。同时，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人才引入难、留存难，师资队伍稳定性欠佳，掣肘外语教育质量提升。

2.3 课程内容脱离乡土，实用价值薄弱

现有外语课程多参照城市标准架构，内容侧重应试，与边疆乡村产业、文旅、生活实际相脱节。匮乏针对跨境贸易、特色农业、民族文旅、基层服务的实用外语内容，教学重理论轻实践、重读写轻听说，学生学用割裂，难以将语言技能转化为就业创业、服务乡村实际能力，外语教育与乡村振兴需求呈错位^[5]。

2.4 社会认知存在偏差，重视程度不够

部分乡村人群、基层管理人士对外语教育的价值认识不够，觉得外语和乡村生活没有关联，看重文化课程轻视外语课程，把外语当作“次要科目”。家长受限教育水准，缺少支持孩子学习外语的观念与能力，乡村社会没有构建起重视外语教育的环境，使得外语教育推进缺少群众基础与社会协同力量。

2.5 协同机制尚未健全，赋能效能不足

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涉及教育、农业、文化旅游、商业等多个部门，目前各部门各自行动，缺乏统一筹划协调。学校、企业、乡村社区、高校之间联动不够，教学资源、实践情境、人才需求不能有效对接，外语教育和产业发展、文化传播、基层治理相脱离，难以形成“教育—人才—产业—振兴”的良好循环。

3 边疆地区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3.1 优化资源配置，夯实外语教育基础保障

中国边疆地区外语教育在品牌定位以后要进一步

建设好品牌,笔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尊重语言学习的特殊规律,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学习语言和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其他科目不一样,学习语言必须有好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要有大量的跨文化交际的语言实践。离开跨文化交际的语言实践来学习语言,中国的教训非常深刻:全国人民花费大量黄金时间来学英语,但真正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学会英语的人不多,大多仅是死记硬背了一大堆单词;真正能学会外语的人一般都是有国外经历或与外国人有频繁交往的人。聚焦边疆乡村实际需要,均衡分配外语教育资源,向偏远村庄、薄弱学校倾斜。完善乡村学校外语教学硬件设施,配备基础多媒体装置、实用教学材料,简化操作流程、适配乡村使用场景。搭建城乡资源共享平台,推动城市优质学校、高等学校与边疆乡村学校结成对子,共享教学方案、教学课件、音频视频等资源,打破地域界限。运用数字化手段推送轻量化、易获取的外语学习资源,覆盖校园与家庭,让乡村群众方便地获取学习内容。

3.2 创新师资建设,打造本土化专业队伍

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边疆地区外语教育实施品牌战略有十分可观的前景,它不但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的突破有重大意义,对边疆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我们可以设想,在中国西南、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打造一些层次不同的以外语专业为主、并作相关专业品牌延伸的品牌高校,其意义是非同一般的,甚至对西部大开发、缩小贫富差距都不失为一个方向。构建“专职+兼职+帮扶”的多元师资模式,配足配强乡村专职外语教师,在招聘、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向边疆乡村倾斜,增强职业吸引力。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围绕实用教学、乡土课程设计、跨文化交流等内容开展线下集中培训与线上远程指导,提升现有教师专业能力。推行高等学校支教、名师送教、骨干帮带模式,城市优秀教师与乡村教师结成帮扶对子,传递先进教学理念,培育本土骨干教师,打造留得住、用得上的乡村外语师资队伍^①。

3.3 重构课程体系,对接乡村振兴实际需求

秉持“接地气、重实用、贴乡土”原则,重构边疆乡村外语课程体系。基础教育阶段淡化应试导向,增加日常交流、乡村生活、民族文化相关内容;职业与成人教育阶段开设产业外语、文旅外语、跨境交际外语等特

色课程,对接农产品外销、民宿服务、跨境贸易等需求。将民族文化、乡土特色融入外语教学,编写本土化教材,用外语讲述边疆乡村故事,让课程内容贴近生活、服务发展,达成“学即能用、用即有效”的效果。

3.4 拓展实践场景,推动学用结合落地见效

课堂边界打破举措,向外语教学在乡村产业、文旅服务、社区生活领域延伸操作。特色农业基地、文旅景区、乡村集市场所的实践场景搭建行为,学生群体外语讲解、产品介绍、交流服务等实践活动的组织安排。针对乡村从业者对象的订单式培训开展动作,以民宿老板、电商主播、农户等群体为目标,进行实用交际、产品推介、跨境沟通等外语技能的教授行为。乡村外语文化活动举办事项,包含口语交流、文化展示、技能比拼等形式内容,激发学习兴趣的效果,群众主体实践环境中语言能力与应用水平的提升结果。

3.5 强化文化融合,彰显边疆民族特色

坚持外语教育与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教学过程中融入边疆民族文化、国家意识与共同体理念的方式,发挥对群众群体对外交流正确认知的引导作用,达成坚定文化自信的目标。推动民族文化外语转化工程,开展民俗风情、非遗技艺、乡土景观的外语表达整理工作,承担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任务,构建民族文化语言载体的对外传播路径。搭建跨境人文交流基础的民间语言文化交流平台工程,发挥语言纽带作用,促进民心相通的效果,助力边疆文化振兴与社会和谐的目标。

4 边疆地区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4.1 政策统筹机制: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地衔接

政府主体牵头、多部门协同统筹机制建立步骤,将外语教育边疆乡村振兴整体规划纳入环节,明确教育、文旅、农业、商务等部门职责内容,形成分工协作、同向发力工作格局的过程。明确针对性政策出台程序,制定资源投入、师资建设、课程改革等方面向边疆乡村倾斜的措施,简化基层落实流程的办法,保障顶层设计与乡土实际贴合度,确保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成果。

4.2 资源共享机制:校地协同与城乡联动

“高校+城市学校+乡村学校+乡村社区”资源共享体系构建工程,发挥高校专业优势提供师资培训、课程

研发支持的功能,畅通城市学校优质教学资源输送渠道,完善乡村学校实际情况落地实施环节。采取乡村产业、文旅、企业资源整合手段,实施学校实践场景开放举措,达成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互通共享状态。推进区域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项目,打破部门与地域壁垒,实现优质资源高效流转、惠及边疆乡村的目标。

4.3 人才培养机制: 分层分类与精准赋能

实施针对不同群体对象分层分类培养策略,做好学生群体基础外语能力夯实工作,明确长远发展潜力培育方向;开展乡村从业者实用技能培训,达成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目标;强化基层干部跨境沟通与治理能力。“学习—实践—就业—创业”全链条培养模式建立,构建乡村产业需求对接定向人才培养机制,实现外语人才在乡村留存、服务乡村目标,达成人才培养与乡村需求精准匹配效果。

4.4 评价激励机制: 实效导向与多元考核

针对教学成效成果突出的教师人员、学习应用表现优秀的群众群体、赋能效果作用显著的学校机构,给予表彰激励,将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成效成果纳入基层工作的考核范畴。建立动态反馈回应机制,收集乡村群众、企业组织、基层组织的需求与建议,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实施路径,提升赋能实际效果。

4.5 长效保障机制: 持续投入与动态优化

建立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重点保障边疆乡村外语教育资源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培训、实践活动的开展等方面的需求,确保投入资金持续稳定。完善监督评估机制,定期跟踪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进展,及时发现问题、优化改进策略。尊重边疆乡村的地域差异与民族特色,因地制宜地调整实施路径,不搞简单化的一刀切模式,让外语教育始终贴合乡村发展的需求,实现长期稳定平稳的赋能作用。

5 结语

边疆地区的外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事业,是基于边疆特殊的区位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边疆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外语教育唯有扎根边疆乡土大地、贴近群众需求、对接产业发展进程,才能够真正释放赋能的效能。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建强师资队伍、重构课程体系、拓展实践平台、融合文化元素,构建全方位的赋能路径,健全系统化的保障机制,能够让外语教育成为联通内外的桥梁、培育人才的载体、传播文化的纽带、稳定边疆的基石。未来需要持续聚焦边疆乡村的实际情况,深化教育改革,凝聚多方合力,让外语教育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为边疆地区实现产业兴旺、文化繁荣、人才汇聚、社会稳定提供坚实支撑,助力边疆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参考文献

- [1] 龙耀, 李雪岩.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外语教育制度思考——以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为例[J].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02): 102-105.
- [2] 刘雍, 李雪岩, 龙耀. 中国—东盟架构下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外语教育品牌战略思考——中国外语教育制度研究系列之六[J]. 东南亚纵横, 2006, (04): 66-70.
- [3] 李娟, 李雪岩, 龙耀. 中国边疆跨民族地区外语教育制度思考——以中国西南边疆跨民族地区为例(中国外语教育制度研究系列之三)[J]. 高教论坛, 2006, (02): 18-20.
- [4] 李雪岩, 周建新, 龙耀. 中国边疆地区外语教育品牌战略思考——中国外语教育制度研究系列之二[J]. 高教论坛, 2006, (01): 18-20+24.
- [5] 冯智文, 原一川. 语言扶贫背景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调查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2(05): 31-40.
- [6] 郝兴跃, 尹枝萍. 英语还是邻国语: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语规划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03): 413-423+480.

作者简介: 高云柱(1981年—), 男, 汉族, 黑龙江省通河县, 硕士研究生(博士在读), 副教授, 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就职于曲靖师范学院,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 区域国别学, 爨文化译介与传播。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4年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项目编号: 231100309282545);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5年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项目编号: 250502193304503); 2025年曲靖师范学院产教融合教改项目(项目编号: 2025CJRHO3)的研究成果。